

南華真經新傳卷四之五

惡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卷五同

惡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內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
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
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
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

卷四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
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爲一此王駘雖
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爲一
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
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稚以其庸常
少稚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
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

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
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爲聖人也夫聖人非
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

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
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
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惡曰

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爲
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
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
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
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

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
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
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
外合萬物以爲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
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上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

焉四

三

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

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

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

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

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

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
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
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
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
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觀金
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
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
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
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
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億度於聖
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
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
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
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德故物之
所景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蒙鑒也故

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
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
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

惡四

四

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
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
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惟根所
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
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

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所以寓意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止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而猶若日天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栢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栢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
守其正而皆稱為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
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
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壹能正
生以正衆生

惡四

五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
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登假
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
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芘藏生死

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
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為生以不生
為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
以物而為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
且何肯以物為事乎此王駘所為如此而
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
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
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內充德雖
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
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
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為物之長能晦而
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已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已是以以下惠同物而袒裼裸裎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內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產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

惡口

六

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為人爾

均爲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產自矜執政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舜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然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顏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已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已而欲爲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今所以異於顏回也

惡四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

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歟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爲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

惡四

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

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耜也夫天
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
人體之不宗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
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
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
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
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止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
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
為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
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言蓋直之然而學

惡四

九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
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不可不可皆不介
蠶於曾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
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
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道天刑

惡為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遁惟聖天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
而後應沉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
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
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夫形骸者委氣之所
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爲辨
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

惡而物自以爲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
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晌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惡四

十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
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
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
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
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充而以爲

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
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
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則者之屨
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
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
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
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
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
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

惡四

十一

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
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
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
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
異日以告閔子曰殆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
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
國吾語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
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
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汨于中陰
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遷冥然不務度其始
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
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

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
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
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
意於充如停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
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為最而
水之平者人取以為法故曰其可以為法
也然德之充者內有所守而外無其所
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
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
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
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闐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卷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惡四

主

忘

闐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脰
者言其忘智故忘行則所以無迹忘形則
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
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為

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
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
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
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
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
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爲其累也故曰
甕甕大癭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
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

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惡四

三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爲之境而任其自然
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
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
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
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
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
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
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者所謂寂然無爲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能異無爲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爲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此闔跂支離無脰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惡四

十四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
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戕害其正

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
以爲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
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
以生爲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
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
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
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爲一
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予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為守其
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
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為一安所措其情哉
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
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

惡四

十五

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
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
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闔跂支離無脰
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
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
則物爲之最而自求合也物自來合則
是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
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間情此莊
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 元 澤 博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

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所爲也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

為也無為則靜靜則復命有為則動動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惡四

十六

年而不中道天者一足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天人之所為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知知天則達於無為之妙理而命之所以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為之極致而物之所以是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景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
上，則是任智而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
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
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持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
達觀而知天，具一人；知人具一天。天人大
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執是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與化爲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真人也真

卷四

十七

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如是其所知則非出於人爲之僞矣故曰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真知者不知也然而真人之所以爲真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

成不慕士真人如此而安有於過歟且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迂而物亦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無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火不熱夫如是非真人有異於人蓋以真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其息深深

真人絕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喘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導於氣也根不可以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真人之息以踵者蓋能歸根而靜也衆人之息以喉也由其窒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而氣之出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欲也不能

久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悔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

惡四

十六

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頰淒然似秋煖然
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徂

真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
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
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儻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儻然而來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忘其始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慍故曰安而喜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益其真所以真真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夫真人之所以如此者其真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貌既然而無動也其頽頽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
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
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然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哀通四時與物
有宜而莫知其極

冠四

十九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
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真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易內不
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
也若狐偃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
又喪其真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
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
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役適人之道
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
乎其觚而不可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
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
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恍乎忘其言也以刑
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
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

也以矢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
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
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

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為翼也
知者知也知不疑滯則與世推移所謂
以知為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可見
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為循也夫物我之死
生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為體者
綽乎其殺也道無終極而我履而不息故
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
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為時者不得已
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
升上故曰以德為循也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真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
謂之力行也故曰真人以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真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真人抱一一

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

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

人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
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
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
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惡四

二十一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寔
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者此
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為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五

老華



